

寶島行蕩起的親情

徐貽聰

去台灣看看，是我多年的情思和夢想，但一直以為很難實現。沒有想到的是，兩岸形勢的發展變化，使我的這個在兩三年前還感到也許在有生之年難以成爲事實的夢幻，在兩條腿還能走得動的歲月裡變成了事實，而且是需要借助輪椅幫助的老伴同行，高興的心情真的難以抑制。還記得，在過去的年代裡，特別是在工作崗位上，由於時代的不同，思維上的差異，海峽兩岸距離雖近，但卻如遠隔重山，人員互無往來。就我個人來說，在巴拿馬、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厄瓜多爾、阿根廷等國，都曾親歷過類似的國人相見要遠避或被遠避的尷尬場面，至今無法忘懷。

十月中旬，我們一行由十多對老年夫婦組成的三十餘人，從北京出發，乘坐台灣長榮航空公司的航班，經過不到二個小時的飛行，就到達了台北。在短短的七天時間裡，我們從台灣島的西岸向南，再從位於島的最南端的鵝鑾鼻燈塔處折返，沿東海岸的海濱公路向北，途徑台中、台南、高雄、台東、花蓮、桃園等城市，繞道基隆、野柳、士林、日月潭、西子河、溪頭、墾丁、燕子口等風景區，也經過了一些商圈、夜市等老百姓經常出入的場所。最後，我們又從台北的桃園機場登上長榮公司的航班，愉快、順利地返回了北京。可以說，在圍繞台灣全島的一圈行程中，既觀賞了島上的遍邇風光，也看到了人民的衣食住行。如果要簡單的一句話來概括這次旅行的話，那應該是：不虛此行！不過，我不想記錄旅途中的所見和所聞，更不想談論兩岸何時和如何能夠實現統一的大問題，只想極爲簡單地描繪一下個人的旅行中的心情、思緒。

說起來可能有點奇怪，我雖然是第一次去台灣，但在整個過程中卻沒有任何生疏感和異樣感，似乎那裡的一切都是那麼自然、親切，猶如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甚至還少了去香港、澳門和廣東、福建時所產生過的方言困擾。在台灣，看到的是同大陸南部省份同樣的植物、景色，聽到的是有同北京一樣的話語和表達方式；島上人們的穿著和生活格調與我們基本差不多，市鎮上的店舖用語讓我們感到的是熟悉和親切。對於這一切，同行的人都認爲與在內地沒有一點異樣的感覺和壓力，有的只是自然的親和力和同根同源的認同感。對於我們這批常在世界各地走動的人來說，這一點可能是很不尋常的。不過，如果大家自然形成的感覺和感情是一樣的，那就不能算是奇怪的事情了，因爲它畢竟會有任何人都無法抹殺的共同根源。這是我的心裡感受。

帶著家人行前的親情表達，懷著對祖國各地居民一致的親情感，旅行團中年邁同事們和台灣導遊、司機、沿途陌生人對我和老伴的多方照顧，加上在旅途中我和老伴被同伴以高票推選爲「最和諧家庭」的代表並獲重獎所產生的融合感，使我一直有一種潛意識：台灣之行就是一次返鄉之行，是一次親人間的聚首，得到的也完全是親人間的感、思緒和滿足，而且是隨著旅途的擴展愈益強烈，揮之不去。

寫完此文後，我懷著坦誠的心情，決定將它納入到我的「三事集」中的「家事篇」裡，因爲我真的感覺到它猶如發生在我的家庭之中的事情。人心推動潮流和變革，感情的匯聚則是人心形成的基礎。對此，我深信不疑。

在結束這篇短文時，我還想附帶說說，此次旅行得到了我的同事中德高望重的劉立德大使和深受各方敬重的一位老朋友朱敏的多方幫助。完全可以說，沒有他們的熱心張羅、不懈努力和多方奔走，我們的台灣之旅或許不會在這個時候得以實現。真的應該感謝他們，這是我本人在親人間常用的一種感情表達，也是我們同行人的共同結語。

蓋世英名三岔口 鄧小秋 著名京劇武生大師蓋叫天，原名張英傑。他長期在上海演出，宗法前輩武生李春來，而又有所發展與開拓。終身勤學苦練，不斷革新創造。雖曾在演出時斷臂、折腿，仍然堅持不懈，傾心投入戲曲事業。他的能戲很多，演出劇目豐富，尤以短打武生爲主。注重造型美，講究表現人物的神情氣質。武戲文唱，既猛又穩。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世稱「蓋派」。著名武生李少春、高盛麟等，都慕其名，拜在他的門下。「蓋派」的代表劇目有：《一箭仇》、《三岔口》、《惡虎村》、《獅子樓》等。技藝嫺熟，堪稱典範。每次重要演出，武生演員都會聞風而至，前來觀摩。時有「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之譽。

《三岔口》，也叫《焦贊發配》。故事是寫：宋將焦贊因殺死王欽若的女婿謝金吾，被判發配沙門島。途經三岔口，夜宿黑店。店主劉利華夫婦欲加殺害，幸有楊六郎派出的部將任某暗中保護。黑夜中展開搏鬥，劉利華被殺。劇中的劉利華，係「琉璃滑」的轉音。表示邪惡奸滑，由武丑扮演。這個角色的戲，與武生扮演的任某一樣吃重。必須要有功夫出色的武丑配演，方能珠聯璧合，旗鼓相當。

在京劇界中，擅演《三岔口》的名武生很多。早期有李春來、李蘭亭、張德俊等前輩，常有演出。李春來曾授藝於蓋叫天，李蘭亭則是梁慧超與張世麟的師父，張德俊是張雲溪的父親。他們幾位，享有盛名，功夫自然了得。到了蓋叫天成名後，已有超越前輩的聲勢。他風華正茂，身手矯健。摸黑開打，驚險逼真。與劉利華的格鬥比武，一招一式，輕快敏捷，英姿煥發，令人稱絕。從此，就唱紅了《三岔口》，成爲「蓋派」武生的常演劇目。而與他配演的劉利華一角，則前有譚奎奎，後有葉盛章。京劇界中公認，蓋叫天與葉盛章合作的《三岔口》，是京劇歷史上最佳的演出陣容。葉盛章，是「富連成」班主葉春善的兒子。自幼勤學苦練，遍拜名師，練得一身好功夫，被稱爲「第一武丑」。他在《三岔口》中，「出場」時的「眼頭」，又高又輕。蹲着身「走矮子」，能走幾個「圓場」。摸黑開打，一招一式，都能達到「穩、準、狠」的要求。建國前後，蓋叫天已很少登台。葉盛章參加「起社」，長期與李少春合作演出《三岔口》，也極受好評。

除了他們以外，演出《三岔口》的優秀搭配還有：李萬春與吳鳴中，梁慧超與戴萬武，袁金凱與駱少翔，賀玉欽與郭金台，李小春與李慶春，李仲林與張佑福，譚元壽與張銘祿等。一九五一年，張雲溪與張春華合作出國演出，劉利華改爲俊扮的正面人物。他們到過許多國家，都贏得各國觀眾的喝彩。從此以後，京劇《三岔口》就一直按照他們的劇本演出了。

創新爲了更好

消息：蓋茨去年已斥資四千二百萬美元，聯合全球八所大學來發明「便宜方便」的馬桶——它必須能獨立使用，不需外接水管和下水道，能把排泄物分解成能源、清淨水和其他。蓋茨基金會負責人稱，全世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沒有抽水馬桶，十億人在露天解決排便，每年有一百五十萬兒童死於腹瀉。

記得會讀過的一則至今印象深刻的公投結果，民衆普遍認爲影響人類生活最重要的科技發明不是什麼高科技產品，而是抽水馬桶。若上述的蓋茨計劃得以實現，是不是人類生活又要向前邁一大步？那麼，未來的歷史教科書應如何來書寫蓋茨？

從以上兩個實例可以看出，真正富有價值的創新，既要針對現實中的積弊，又要能得到多數人的認可。若行爲牽扯到公帑，更一定要不忘徵求納稅人的意見。溫儒敏所講的大學，是萬千學子度過青春歲月、青春逝去，是會像「小鳥一樣不回來」的，所以，大學裡的重大改變，不可不慎之又慎。

溫家寶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資料圖片）

一九六五年秋天，亞洲地區的局勢變得更加緊張，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毛澤東提出，請外長陳毅出來向中外記者講一講。當時，他正在外地，得知這一指示後立即往回趕，在回京的火車上，就開始緊張地準備起來。

陳毅回到北京後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九日，舉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記者會。外交部翻譯處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去進行同聲翻譯，領導讓我也到「前方」去體驗和學習。

那一天，偌大的一個會場被三四百人擠得水泄不通。答問時，陳毅講到了十五六個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問題。他幾乎都是即興講，時而論說世界大勢，時而推指刁鑽的問題。在沒有多少時間進行準備的情況下，面對記者們所提各式各樣的問題，陳毅鎮定自若，答對如流，滴水不漏，足見他對國際大勢、國別關係與中國對外政策的精通。

這次記者會持續了近兩個半小時。面對美國人的戰爭威脅，陳毅橫眉怒目，發出陣陣吼聲：「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見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但我兒子會看見。他們會堅決打下去的！」

「請記者不要以爲我陳某人是個好戰分子，是美帝國主義窮兇極惡，欺人太甚！」

我們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銷！

陳毅的話音一落，在場的所有中國人立即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人們盡情地表達自己的激動和興奮之情。老元帥在「一切都報」這句老話後面特意加一個「銷」字，加得實在是妙：總有一天，會把世界上所有的「害人蟲」統統都給「報銷」掉！

陳毅這個記者會時間之長，聲勢之大，涉及問題之多，答問之精彩，影響之深廣，在共和國歷史上，可謂極爲罕見。

文化

臉書的特點是把自由和約束恰到好處地結合起來。隨着網絡信息量的不斷膨脹，匿名互動的體驗給網絡空間帶來了種種負面影響。平等性和匿名性反而讓互聯網成爲不受監管的世界，這裡日益成爲黃色信息和病毒製造者的樂園。爲此，臉書在互聯網世界第一次引進了實名制，這是一個打破虛假世界和真實世界界限的行動。

實名制不是不便利於保護隱私呢？不一定。臉書的一個用戶只能看到臉書群體中百分之零點五的其他用戶信息，不讓信息氾濫成災，所以其用戶有足夠的安全感。

小結一下，臉書的確實讓個人與人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簡單和快捷，讓朋友之間的溝通變得更加頻繁和密切，讓繽紛的世界和變得更加開放和真實，所以它在在實徵和堅守一種人性化的嶄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另一例則屬於我們熟悉的蓋茨了。報載一條消息：蓋茨去年已斥資四千二百萬美元，聯合全球八所大學來發明「便宜方便」的馬桶——它必須能獨立使用，不需外接水管和下水道，能把排泄物分解成能源、清淨水和其他。蓋茨基金會負責人稱，全世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沒有抽水馬桶，十億人在露天解決排便，每年有一百五十萬兒童死於腹瀉。

記得會讀過的一則至今印象深刻的公投結果，民衆普遍認爲影響人類生活最重要的科技發明不是什麼高科技產品，而是抽水馬桶。若上述的蓋茨計劃得以實現，是不是人類生活又要向前邁一大步？那麼，未來的歷史教科書應如何來書寫蓋茨？

從以上兩個實例可以看出，真正富有價值的創新，既要針對現實中的積弊，又要能得到多數人的認可。若行爲牽扯到公帑，更一定要不忘徵求納稅人的意見。溫儒敏所講的大學，是萬千學子度過青春歲月、青春逝去，是會像「小鳥一樣不回來」的，所以，大學裡的重大改變，不可不慎之又慎。

溫家寶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資料圖片）

一九六五年秋天，亞洲地區的局勢變得更加緊張，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毛澤東提出，請外長陳毅出來向中外記者講一講。當時，他正在外地，得知這一指示後立即往回趕，在回京的火車上，就開始緊張地準備起來。

陳毅回到北京後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九日，舉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記者會。外交部翻譯處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去進行同聲翻譯，領導讓我也到「前方」去體驗和學習。

那一天，偌大的一個會場被三四百人擠得水泄不通。答問時，陳毅講到了十五六個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問題。他幾乎都是即興講，時而論說世界大勢，時而推指刁鑽的問題。在沒有多少時間進行準備的情況下，面對記者們所提各式各樣的問題，陳毅鎮定自若，答對如流，滴水不漏，足見他對國際大勢、國別關係與中國對外政策的精通。

這次記者會持續了近兩個半小時。面對美國人的戰爭威脅，陳毅橫眉怒目，發出陣陣吼聲：「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見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但我兒子會看見。他們會堅決打下去的！」

「請記者不要以爲我陳某人是個好戰分子，是美帝國主義窮兇極惡，欺人太甚！」

我們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銷！

陳毅的話音一落，在場的所有中國人立即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人們盡情地表達自己的激動和興奮之情。老元帥在「一切都報」這句老話後面特意加一個「銷」字，加得實在是妙：總有一天，會把世界上所有的「害人蟲」統統都給「報銷」掉！

陳毅這個記者會時間之長，聲勢之大，涉及問題之多，答問之精彩，影響之深廣，在共和國歷史上，可謂極爲罕見。

中國領導人答記者問

溫家寶總理舉行記者招待會（資料圖片）

一九六五年秋天，亞洲地區的局勢變得更加緊張，在中國的對外關係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毛澤東提出，請外長陳毅出來向中外記者講一講。當時，他正在外地，得知這一指示後立即往回趕，在回京的火車上，就開始緊張地準備起來。

陳毅回到北京後的第二天，即九月二十九日，舉行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記者會。外交部翻譯處派出了超一流的「高翻」去進行同聲翻譯，領導讓我也到「前方」去體驗和學習。

那一天，偌大的一個會場被三四百人擠得水泄不通。答問時，陳毅講到了十五六個國際問題和對外關係問題。他幾乎都是即興講，時而論說世界大勢，時而推指刁鑽的問題。在沒有多少時間進行準備的情況下，面對記者們所提各式各樣的問題，陳毅鎮定自若，答對如流，滴水不漏，足見他對國際大勢、國別關係與中國對外政策的精通。

這次記者會持續了近兩個半小時。面對美國人的戰爭威脅，陳毅橫眉怒目，發出陣陣吼聲：「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髮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見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但我兒子會看見。他們會堅決打下去的！」

「請記者不要以爲我陳某人是個好戰分子，是美帝國主義窮兇極惡，欺人太甚！」

我們中國有一句老話，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銷！

陳毅的話音一落，在場的所有中國人立即報以雷鳴般的掌聲，經久不息。人們盡情地表達自己的激動和興奮之情。老元帥在「一切都報」這句老話後面特意加一個「銷」字，加得實在是妙：總有一天，會把世界上所有的「害人蟲」統統都給「報銷」掉！

陳毅這個記者會時間之長，聲勢之大，涉及問題之多，答問之精彩，影響之深廣，在共和國歷史上，可謂極爲罕見。

問得精彩，答得更精彩 鄧小平答意大利記者法拉奇問和答美國記者華萊士問，堪稱「世紀經典」。前者着重問鄧小平對毛澤東的

評價。

一九八六年秋，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六十分鐘」節目大牌記者邁克·華萊士，提出要採訪鄧小平。此時，鄧小平「正好有話要說」，打算推動戈爾巴喬夫在中蘇關係正常化方面邁出實質性步子。

華萊士一開始就問鄧小平，是否想見戈爾巴喬夫？他答道：「如果戈爾巴喬夫在消除中蘇間三大障礙，特別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從柬埔寨撤軍問題上走出扎扎實實的一步，我本人願意跟他見面。」

華萊士接着問：就鄧戈會見來說，「球是否在戈爾巴喬夫一邊？」鄧小平答：在越南從柬埔寨全部撤軍方面，蘇聯「是能夠有所作爲的。因爲如果蘇聯不幫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華萊士又追問：他是否願意會見戈爾巴喬夫？鄧小平說：「越南入侵柬埔寨問題是中蘇關係的主要障礙。越南在柬埔寨駐軍也是中蘇關係實際上處於熱點的問題。只要這個問題消除了，我願意跟戈爾巴喬夫見面。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年齡不小了，過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經完成了出國訪問的歷史任務。我是決心不出國的了。但如果消除了這個障礙，我願意破例地到蘇聯任何地方同戈爾巴喬夫見面。」

關於台灣問題，華萊士問：「台灣有什麼必要同大陸統一？」鄧小平答：「凡是中華民族子孫，都希望中國能統一，分裂狀況是違背民族意志的。其次，只要台灣不同大陸統一，台灣作爲中國領土的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別人拿去了。」

華萊士還選到了一個有趣問題，說到現在爲止，還沒有看到在中國的任何公眾場合掛鄧小平的照片，問這是爲什麼？鄧小平答：「我從來不贊成給我寫傳。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如果要寫傳，應該寫自己辦的好事，也應該寫自己辦的不好事，甚至是錯事。」

華萊士最後問鄧小平：你作爲中國的第一號領導人物，準備在目前的位子上再留多長時間？鄧小平說：「就我個人來說，我是希望早退休。但這個問題比較困難，在黨內和人民當中很難說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對現行政策能繼續下去比較有利，也符合我個人向來的信念。但這件事還要更多的說服工作；」「我正在說服我的人，我明年在黨的十三大時就退下來。但到今天爲止，遇到的是一片反對聲。」

蓋世英名三岔口

鄧小秋

著名京劇武生大師蓋叫天，原名張英傑。他長期在上海演出，宗法前輩武生李春來，而又有所發展與開拓。終身勤學苦練，不斷革新創造。雖曾在演出時斷臂、折腿，仍然堅持不懈，傾心投入戲曲事業。他的能戲很多，演出劇目豐富，尤以短打武生爲主。注重造型美，講究表現人物的神情氣質。武戲文唱，既猛又穩。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世稱「蓋派」。著名武生李少春、高盛麟等，都慕其名，拜在他的門下。「蓋派」的代表劇目有：《一箭仇》、《三岔口》、《惡虎村》、《獅子樓》等。技藝嫺熟，堪稱典範。每次重要演出，武生演員都會聞風而至，前來觀摩。時有「英名蓋世三岔口，傑作驚天十字坡」之譽。

《三岔口》，也叫《焦贊發配》。故事是寫：宋將焦贊因殺死王欽若的女婿謝金吾，被判發配沙門島。途經三岔口，夜宿黑店。店主劉利華夫婦欲加殺害，幸有楊六郎派出的部將任某暗中保護。黑夜中展開搏鬥，劉利華被殺。劇中的劉利華，係「琉璃滑」的轉音。表示邪惡奸滑，由武丑扮演。這個角色的戲，與武生扮演的任某一樣吃重。必須要有功夫出色的武丑配演，方能珠聯璧合，旗鼓相當。

在京劇界中，擅演《三岔口》的名武生很多。早期有李春來、李蘭亭、張德俊等前輩，常有演出。李春來曾授藝於蓋叫天，李蘭亭則是梁慧超與張世麟的師父，張德俊是張雲溪的父親。他們幾位，享有盛名，功夫自然了得。到了蓋叫天成名後，已有超越前輩的聲勢。他風華正茂，身手矯健。摸黑開打，驚險逼真。與劉利華的格鬥比武，一招一式，輕快敏捷，英姿煥發，令人稱絕。從此，就唱紅了《三岔口》，成爲「蓋派」武生的常演劇目。而與他配演的劉利華一角，則前有譚奎奎，後有葉盛章。京劇界中公認，蓋叫天與葉盛章合作的《三岔口》，是京劇歷史上最佳的演出陣容。葉盛章，是「富連成」班主葉春善的兒子。自幼勤學苦練，遍拜名師，練得一身好功夫，被稱爲「第一武丑」。他在《三岔口》中，「出場」時的「眼頭」，又高又輕。蹲着身「走矮子」，能走幾個「圓場」。摸黑開打，一招一式，都能達到「穩、準、狠」的要求。建國前後，蓋叫天已很少登台。葉盛章參加「起社」，長期與李少春合作演出《三岔口》，也極受好評。

除了他們以外，演出《三岔口》的優秀搭配還有：李萬春與吳鳴中，梁慧超與戴萬武，袁金凱與駱少翔，賀玉欽與郭金台，李小春與李慶春，李仲林與張佑福，譚元壽與張銘祿等。一九五一年，張雲溪與張春華合作出國演出，劉利華改爲俊扮的正面人物。他們到過許多國家，都贏得各國觀眾的喝彩。從此以後，京劇《三岔口》就一直按照他們的劇本演出了。

歧視

楊繼良

我初到美國時，有一位退休的盲童學校校長，與我約定每星期見面兩次、各兩小時，無拘束地交談中美兩國的特殊問題，志願幫助我學習口語和從各個角度了解美國。

有一次談到種族歧視問題。我那時在美國已經生活了半年多，看到黑人處境的一些實際情況，認爲歧視依然存在。他則強調在法律上美國已經不再有種族歧視。我談到中國的情況，因爲漢族佔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少數民族多在邊遠地區，政府對他們有各種優惠，因此似乎看不到種族歧視的現象。但在漢人之間，因爲存在貧富、城鄉差距，「鄉下人」的稱謂含相當貶意，不可輕易掛在嘴上，得罪人。在歷史上，江蘇北部地區比較窮，到上海謀生者，多操低等職業。因此上海人稱他們爲「江北人」，帶有貶低他們的腔調。

他們聚居的某一個區，被稱爲「下只角」；嫁女擇婿，老家在長江以南，是條件之一。我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在上海的同事中有一位年輕的女工，是蘇北人，但她竭力用寧波腔講話。我問一位科級幹部的家鄉何處，他說在（蘇北）淮陰，接下來追加一句「就是周恩來總理的家鄉」（周原籍紹興，在淮陰長大）。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曾在香港任教十年。回歸之前，如果開口講英語，對方立即改容；如果不講廣東話、只會講普通話，似乎就不很願意搭理。至少我個人有這種感受。那時內地的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香港；港人對內地人的看法，一如上海人對鄉下來的窮親戚。推己及人，可以理解。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時，內地人到上海，對我埋怨說，商店營業員不愛搭理他們，甚至追問「買不買呀」，使顧客覺得有個隱台詞「你有錢嗎」。這個情況確實存在了一段時間。

我想，從根本上說，地域和種族歧視是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產物。美國的白人比較有錢，他們不願意和比較窮的黑人做鄰居，遂搬去郊外。美國各城市劃分區域，同一個區域每棟房子規定的佔地依區而異，有的還規定本區內不准建設超市和分單元出租的多層樓房，這就把中下階層或黑人的家庭排除在該區之外了。近年黑人有了錢，也會在那裡買房子，漸漸地不只是專供白人有錢住的區域了。所以，如果人的收入互相接近，這種歧視也就難以實施。在聽了我講述的中國情況後，那位盲童學校校長說，人們對盲人相當歧視，「其實盲人的聰明程度超過正常人」。各種各樣的歧視是會隨着經濟發展而逐步消滅的。他的結論是，「世上最後被消滅的一種歧視，必爲種族歧視」。看來，他終於同意經濟發展不平衡是歧視的根源，世界上（或一個國家內部）必須先消滅種族間貧富不均的現象，才能根除種族歧視。法律規定不可歧視，並不等於就能消滅歧視。

紅顏薄命，才貌雙全名重一時的蕊夫人也不能倖免。她不僅僅國色天香，美艷絕世，而且多才多藝，《全唐詩》中就收入她的《宮詞》二百五十七首。

國亡家滅，丈夫孟昶被趙匡胤毒殺，她自己不得不委身殺夫仇人，每日裡強顏歡笑，虛與委蛇，遭受身體與心靈的雙重摧殘，最後還是死於非命。

關於蕊夫人的死法，史書上有兩種記載。一是死於趙光義之手。北宋中期邵博的《聞見錄》中說：「一日趙匡胤率親王和後宮宴射於後苑，趙匡胤舉酒勸趙光義。趙光義答道：『如果蕊夫人能引我折花而死，我就飲酒。』趙匡胤命蕊夫人一壓下方得天下，宜爲社稷自重，遠離酒色！」趙匡胤雖心中不快，卻沒有責怪他，而是「飲射如故」。北宋末年《鐵圍山叢談》則另有說法：蕊夫人歸宋後，趙光義十分喜歡她，但無從得手。一次從獵後苑，蕊夫人隨趙光義，趙光義一調弓矢，引滿擬歡，忽回射蕊夫人一箭而死。」

趙光義爲何要殺她，則有三種不同解釋。一是趙光義高風亮節，以社稷爲重，不顧一切地清除他哥哥身邊的「禍水」；二是趙光義出於羨慕嫉妬恨，我得不到你也得不到，不惜毀滅一代美女；三是因爲蕊夫人太美，在設法接近她。第一條原因本不成立，因爲趙光義挾嫌報仇。第二條原因本不成立，因爲趙光義自己就是個好色之徒，他後來對南唐李煜的小周后的貪婪和強佔，就是典型例證。第三條原因本不成立，因爲趙光義雖然垂涎蕊夫人，但絕不會爲一個美女而開罪趙匡胤，壞了自己的接班大事。如此看來，第三條原因最爲靠譜，沒接班前，趙光義表現得極爲謙恭，低聲下氣，但他的忍耐有個底線，就是不能影響他接班。否則，鬼使神差，見佛殺佛，毫不手軟，最後不是還開下獨腳斧殺了千古之謎嗎？

蕊夫人，趙匡胤的第二種死法，主要見於蔡東藩的《宋史演義》。說是趙匡胤和蕊夫人黏糊了幾年後，有些蓄意愛慕，蕊夫人也美色減退，趙匡胤就移情別戀，愛上了一個姓朱的美女，一時時宋年十七，太祖年已四十有了一子。俗話說得好：「痴心女子負心漢」，那蕊夫人本有立后的希望，自被宋女奪去此席，倒也罷了，誰知太祖的愛情，也移到了宋女身上去，長門漏網，誰解寂寞？痛哉國之雲亡，恨新朝之失寵，因悲成病，徒落得水流花謝，玉殞香消。」蔡東藩的東西，喜渲染誇張，輕史料考證，雖可讀性強，但失之於戲謔，姑妄聽之吧。相比較而言，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還是比較靠譜些。

如果按宋史「比較靠譜」的觀點來看，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亡國時她就該死於趙匡胤，丈夫死後她就該殉夫，受趙匡胤侮辱時她就該殉節，如果其時死了，她就是美女加才女加節烈之尤了，可惜，她起起落落長袖善舞時，朱熹還沒有出生，她根本不知道「滅人慾，存天理」是個什麼東西。

況且，既然一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老公孟昶都自縛出城請降，蕊夫人就像個配角去死，不是自作多情嗎？

花蕊夫人之死

陳魯民

蕊夫人，趙匡胤的第二種死法，主要見於蔡東藩的《宋史演義》。說是趙匡胤和蕊夫人黏糊了幾年後，有些蓄意愛慕，蕊夫人也美色減退，趙匡胤就移情別戀，愛上了一個姓朱的美女，一時時宋年十七，太祖年已四十有了一子。俗話說得好：「痴心女子負心漢」，那蕊夫人本有立后的希望，自被宋女奪去此席，倒也罷了，誰知太祖的愛情，也移到了宋女身上去，長門漏網，誰解寂寞？痛哉國之雲亡，恨新朝之失寵，因悲成病，徒落得水流花謝，玉殞香消。」蔡東藩的東西，喜渲染誇張，輕史料考證，雖可讀性強，但失之於戲謔，姑妄聽之吧。相比較而言，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還是比較靠譜些。

如果按宋史「比較靠譜」的觀點來看，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亡國時她就該死於趙匡胤，丈夫死後她就該殉夫，受趙匡胤侮辱時她就該殉節，如果其時死了，她就是美女加才女加節烈之尤了，可惜，她起起落落長袖善舞時，朱熹還沒有出生，她根本不知道「滅人慾，存天理」是個什麼東西。

況且，既然一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老公孟昶都自縛出城請降，蕊夫人就像個配角去死，不是自作多情嗎？

蕊夫人，趙匡胤的第二種死法，主要見於蔡東藩的《宋史演義》。說是趙匡胤和蕊夫人黏糊了幾年後，有些蓄意愛慕，蕊夫人也美色減退，趙匡胤就移情別戀，愛上了一個姓朱的美女，一時時宋年十七，太祖年已四十有了一子。俗話說得好：「痴心女子負心漢」，那蕊夫人本有立后的希望，自被宋女奪去此席，倒也罷了，誰知太祖的愛情，也移到了宋女身上去，長門漏網，誰解寂寞？痛哉國之雲亡，恨新朝之失寵，因悲成病，徒落得水流花謝，玉殞香消。」蔡東藩的東西，喜渲染誇張，輕史料考證，雖可讀性強，但失之於戲謔，姑妄聽之吧。相比較而言，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還是比較靠譜些。

如果按宋史「比較靠譜」的觀點來看，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亡國時她就該死於趙匡胤，丈夫死後她就該殉夫，受趙匡胤侮辱時她就該殉節，如果其時死了，她就是美女加才女加節烈之尤了，可惜，她起起落落長袖善舞時，朱熹還沒有出生，她根本不知道「滅人慾，存天理」是個什麼東西。

況且，既然一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老公孟昶都自縛出城請降，蕊夫人就像個配角去死，不是自作多情嗎？

蕊夫人，趙匡胤的第二種死法，主要見於蔡東藩的《宋史演義》。說是趙匡胤和蕊夫人黏糊了幾年後，有些蓄意愛慕，蕊夫人也美色減退，趙匡胤就移情別戀，愛上了一個姓朱的美女，一時時宋年十七，太祖年已四十有了一子。俗話說得好：「痴心女子負心漢」，那蕊夫人本有立后的希望，自被宋女奪去此席，倒也罷了，誰知太祖的愛情，也移到了宋女身上去，長門漏網，誰解寂寞？痛哉國之雲亡，恨新朝之失寵，因悲成病，徒落得水流花謝，玉殞香消。」蔡東藩的東西，喜渲染誇張，輕史料考證，雖可讀性強，但失之於戲謔，姑妄聽之吧。相比較而言，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還是比較靠譜些。

如果按宋史「比較靠譜」的觀點來看，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亡國時她就該死於趙匡胤，丈夫死後她就該殉夫，受趙匡胤侮辱時她就該殉節，如果其時死了，她就是美女加才女加節烈之尤了，可惜，她起起落落長袖善舞時，朱熹還沒有出生，她根本不知道「滅人慾，存天理」是個什麼東西。

況且，既然一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老公孟昶都自縛出城請降，蕊夫人就像個配角去死，不是自作多情嗎？

蕊夫人，趙匡胤的第二種死法，主要見於蔡東藩的《宋史演義》。說是趙匡胤和蕊夫人黏糊了幾年後，有些蓄意愛慕，蕊夫人也美色減退，趙匡胤就移情別戀，愛上了一個姓朱的美女，一時時宋年十七，太祖年已四十有了一子。俗話說得好：「痴心女子負心漢」，那蕊夫人本有立后的希望，自被宋女奪去此席，倒也罷了，誰知太祖的愛情，也移到了宋女身上去，長門漏網，誰解寂寞？痛哉國之雲亡，恨新朝之失寵，因悲成病，徒落得水流花謝，玉殞香消。」蔡東藩的東西，喜渲染誇張，輕史料考證，雖可讀性強，但失之於戲謔，姑妄聽之吧。相比較而言，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還是比較靠譜些。

如果按宋史「比較靠譜」的觀點來看，蕊夫人死於趙光義之手，亡國時她就該死於趙匡胤，丈夫死後她就該殉夫，受趙匡胤侮辱時她就該殉節，如果其時死了，她就是美女加才女加節烈之尤了，可惜，她起起落落長袖善舞時，朱熹還沒有出生，她根本不知道「滅人慾，存天理」是個什麼東西。

況且，既然一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老公孟昶都自縛出城請降，蕊夫人就像個配角去死，不是自作多情嗎？